

玉兰芬芳

夏有志 著

重庆出版社



玉兰芬芳

夏有志 著

重 庆 出 版 社

一九八四年·重庆

责任编辑 李晓峰
封面设计 乔楠
插图

玉兰芬芳

夏有志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 (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)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6 插页2 字数90千
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9,600

书号: R10114·141 定价: 0.72元

序 言

“序言”，在词典里是这样注释的：一般写在著作正文之前的文章，说明写书宗旨、经过，或介绍、评论本书内容。

“说明”，我不想写，因为，少年读者完全可以自己从作品中体会出作者的写作宗旨，再说，我的少年读者的时间又是那么金贵，我何苦用枯燥的文字去打扰他们呢——真的，他们每天听到的说教可够多的了。

“介绍、评论”？

哦，我的书案上正堆放着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，这些信都是最近一二年间写给我的。这几十位陌生的朋友在信里都谈了他们的感受和我作品的评论——对了，我为什么不……

我在大学时是学画画的，因此，总爱在生活

中用绘画来比喻一些事物。现在，我就把我的这本短篇小说集比作是一个画廊。尽管我的绘画技巧还很幼稚，调色还不熟练，甚至在画中出现不少败笔，但我是用真挚的感情汁水调和“生活”颜料一笔一笔画出来的，在每一幅画里我都极用心地勾勒着我们八十年代的少男少女形象，并从一个个形象里，我试图表达我对生活的理解和我对生活的主张。

大概是因为在作画时，我总在心里叮嘱自己“去粉饰，求真实”，“去矫揉，求质朴”的缘故，所以，当这十几篇作品零零星星在各报刊上展出时，触动了一些读者的感情，引起一定程度的共鸣，于是，他们做为第一批读者，给我写来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信。

这样，在这个技巧不高的画廊剪彩之际，我摘录几封信放在“入口处”。

我是个不爱看书的淘气包儿。今天，妈妈给我买来一本《红领巾》杂志。当我看了获奖小说《甜》以后，我再也放不下它了，又连气看了第二遍。

这个小说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我们的小伙伴之间，只有大家互相关心，互相爱，我们的生活才会是甜的……

北京手帕胡同小学四年级学生 杨 峻

《玉兰芬芳》这篇小说，写得逼真，形象，感人。

文章中的景色写得活灵活现。“刚进四月，就下了一场雨。雨点儿滴到大地上，杏花红了，梨花白了，小草绿了……”读着这一段话，我眼前仿佛展现了一幅美丽的春天的画。“雨点滴到大地上”，我的耳边好象真的听到了淅淅沥沥的下雨声。“杏花红了，梨花白了，小草绿了……”不仅恰切地把三种花草的特点写出来，而且，在我的眼前好象真的看到了那百花争艳的春天。这段景物的描写既写出了美丽的春天到了，更重要的为下文作了很好的衬托：同学们的心灵比春天的花儿还美，同学间互相帮助的情谊比春天还暖。

上海奉贤奉城中心小学 施晓红

我是一个高度近视的女孩子，在学校里经常得到老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同学的爱护，一想起这些，我就从师生的爱里，感到生活无比温暖；可是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人，他们拿我开玩笑、捉弄我，拿我的痛苦来取

乐，这时候，我就觉得眼前一片昏暗，甚至觉得五月的阳光也失去了暖意……

我读了《呵，美好的清晨七点钟》，内心十分激动，小玲的形象深深地吸引着我，看着看着，我也和小说中的金叔叔一样，感到生活在这样的好心人中间，是那么幸福……我多么希望涌现出更多更多的小玲来呀。

四川省营山县城附一小初一(2)班

王红梅

我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大读者。看了短篇小说《彩霞》，我深有感触。是啊！当前有多少象李彩霞这样热爱学习、积极要求上进的十三四岁的学生被父母剥夺了学习的权利！

旧社会，不少青少年没有条件上学；“四人帮”横行时，他们想学也学不成！现在，我们生活在新社会，“四人帮”也被粉碎了，可是有些父母为了眼前利益，却平白无故地剥夺子女的读书权利！这，怎么能不让孩子伤心和痛苦呢？！

希望那些有“……既然上不了大学，倒不如趁早找个工作，还可以多挣几年工龄”的想法的父母，关心关心你的孩子吧！尊重保护他们的学习权利吧！我们未来的国家不是文

盲加科盲的国家！

山东乳山南黄冷家学校 潘 茹

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完了《引力》。

文章中的宋小莉是个独生女，是在妈妈、爸爸的娇生惯养中长大的。但她有自己的理想：到偏僻的大西北去，做一个地质工作者。她对理想的追求是那样执着、坚决。

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自己。我也是个独生女，妈妈也十分疼爱我，总是希望我能考上大学，将来有一份好的工作干。我的英语成绩比较好，英语老师经常辅导我，希望我将来能考上外语学院，我也十分乐意。爸爸、妈妈却反对，他们说在外语学院毕业一定得做个老师。我真不知道做老师有什么不好？但我对爸爸、妈妈的话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。所以我再不象以前那样认真学英语了。看了《引力》以后，我很受感动。我想：我跟小莉一样，都是在父母的疼爱中长大的，小莉能克服重重困难去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，而我自己怎么不能呢！能！我想我一定能。现在我又开始认真地学习英语了！

广东省湛江市第五中学 朝 霞

感谢重庆出版社为我的画廊提供了这个展出园地，我正以惴惴的兴奋心情，等待聆听更多少年朋友的评论。

为什么兴奋，还要惴惴？

因为我毕竟不是少年读者的同龄人，我不知道在我的这个画廊里，有无“画虎类犬”、“得形而神丧矣”的现象——是啊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我才更期待朋友们在画廊里漫步时，多给我以批评。

谢谢。

作者 1983. 10. 北京

目 录

序言

陈亮进城	1
心灵的呼唤	24
啊！美好的清晨七点钟	53
玉兰芬芳	66
他，他还笑得出	81
圆圆的月亮	89
献花者	96
引 力	110
幸运的旅游者	126
彩 霞	136
甜	151
小红花儿	156
荧光红	159
我听见了自己的声音	163

陈亮进城

黄立民真够朋友！他把自己的汽车月票白送给了陈亮。

白送一张汽车月票？

对。呃，我没说清楚，是把一张还剩下三天就过期的月票，送给了陈亮。他从下月起就转学到离家只有五分钟路程的123中了。

这个礼物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可以不花一分钱坐汽车在城里大逛特逛！只要乐意，想兜几圈儿就兜几圈儿，什么东单西四鼓楼前，什么景山北海动物园，什么挨着云彩的新北京饭店，什么九曲八转的立体交叉桥，嗨，由着性儿地看吧，可心儿地转

吧——我的天！

你要是城里的学生，你准会哼鼻子撇嘴儿地说：“北海怎么啦？立交桥怎么啦？咱全看得够不够的了，这可有什么新鲜的！”

可你不知道，人家陈亮是在郊区黄土坡长大的呀。你听听他家住的地名儿，黄土坡，仨字儿愣有俩字儿带“土”，你说他能见过多少城里的市面儿？

不错，刚才说过城里的几个地方，陈亮也见过，可那是在画报上、信封上见的。不知是怎么回事儿，什么风景一旦被印刷出来，就会平添几分神韵，而且都象被一层仙气给弄得云苦雾罩似的，吓，让你象隔岸观花一样摸不着挨不到，这样，就更勾人魂儿——真想亲眼瞧瞧。

一句话，四五年没进过城的陈亮，被这张月票弄得晕晕乎乎，脚下象踩着弹簧，乐得屁颠儿屁颠儿的啦！

晚上八点多，在胡同口送走黄立民，他就一蹦三跳跑回了家。

爸爸妈妈的屋里还在开枪，打炮，吹号——乘爸爸妈妈还在看电视，陈亮悄悄走进自己的小南屋。

月票被黄立民改造得能乱真；陈亮的照片粘在了上面，在照片与月票底版的交界处还用钢笔

描了个椭圆形的戳印。哈，只要不仔细瞧，任谁也不会看出破绽来的。

下边儿——对，一个人独自演习演习怎样使用月票吧。

对，是得预先演习一番，因为是头一回办这种心虚的事儿呀。

陈亮一边琢磨，一边把自己的小屋想象成公共汽车了。

“同志，票。”这是仿照售票员的声调儿问的。

“票？我有月票。”这是他自己的声音。稳稳的，大大咧咧的，仿佛坐过十年公共汽车，用过十年汽车月票一样。

“把月票拿出来看看。”他嗓子眼儿里的售票员又进一步提出了要求。

“看看？好，请看看吧。”

他漫不经心地从裤兜里掏出月票，往假设的售票员眼前晃了两晃，举止从容，神态大方……突然，他吃了一惊，呆住了。

他面前默默地站着一个人，离他只有一步远，正睁大了眼睛，死死地盯着他看。

他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。

可是，面前站着的正是他本人，他看到的是大衣柜镜子里的自己。

一阵心跳，他忙把脸转向一边。

第二天，是个阳光明媚的好星期天儿。

陈亮犹豫了一上午，没敢迈出院门。

中午还是没敢动窝儿。

爸爸妈妈都不休息，还都在厂子里干活儿。唉，一个人憋在家里，象笼子里的鸟儿，真不是滋味儿。偏偏这春天又是个让人血热、惹人坐卧不宁的闹腾季节，院外那喧喧闹闹的春光春色，象片片鹅毛在撩拨人的心。

心里好痒痒啊。

“走吧，怕什么？立民说过，使月票的有成千上万，现在的公共汽车又挤，售票员哪顾得过来一张一张仔细查票呢。”

这话不假，黄立民有几次忘了带月票，下车时只一挤一钻，哪次不是让他溜之大吉？

“走吧，还愣什么？今天不出去逛，明天上课没工夫，后天，这张月票就一个子儿不值，就报废啦！”

鹅毛把心搔得直扑腾，血一股股直往头上涌。

“走吧，哪会那么巧，偏偏把我查出来？”

走？走，走！

对，走！不花一分钱，来它个半日游！

游，得带点零花钱，有，就在后屁股上的小兜儿里，两毛；游，得准备点粮票儿，有，刚才从抽屉里翻出过一张半斤的，现在上衣兜里。

全有了，豁出去啦，走吧！

坐上车，嘀嘀，轰轰轰轰，哈，多美，多自在，多……多得想不出词儿来形容了。

陈亮终于走到院门外，把皮带紧了一扣，把鞋带儿重新系好，吸口大气——走了。

噫！呔！嘻嘻。哈哈！

从黄土坡到永定门的341路郊区汽车，陈亮是挤上去，呼隆隆一阵子，到终点站又挤下来的。连售票员的脸都没看见。

这一段路旁的景致，他一眼也没看见，因为在车上，他的脑袋窝在一个大人的胳肢窝里，左右前后又全是厚厚实实的大胸脯子，宽宽阔阔的大膀子。他被夹在这么多肉墙中间，象闷在蒸笼里一样，热热烘烘，黑黑糊糊，气儿都不够喘，哪还有闲心去观山望景呢。

没看见就没看见吧，反正城外也没啥看头，无非就是些砖房、猪圈、菜地，在黄土坡时天天都看，早就看腻味了。可不嘛，这一趟主要是去

看城里的新建筑，哼，拿咱城外的景致跟城里的一比，那还不是大宴席上的一碟小菜儿。再说，这挤挤巴巴的还挺好，这不，连月票都甬掏就下车了。

顺顺利利闯过了头一关，没露馅儿，行。看来，还真象立民说的那样：月底，查票的都是稀松二五眼。

好，巧，市郊车开走时留下的烟儿还没飘净，瞧，一辆20路的大红轿车，撒着欢儿地迎面飞来啦！

“关键是心里要沉住气，要装得象没事儿人一样，得油，得自自然然的。”耳边又响起黄立民的经验之谈。

对，跟演戏一样，得油，不能怯阵。哼哼，人只要一油，装得真象那么回子事儿，甬说这辆20路，就是7路8路22路，全可以由着性儿坐——可不嘛，咱的脑门儿上又没贴着广告：我是假月票！

没事儿。别怕。油。上车吧！

噗哧，汽车门开了。陈亮壮着胆儿，绷着劲儿，抬脚，收腿，上了汽车。

谁想，车刚启动，陈亮就发觉自己上错了车。怎么？这辆车上的人太少了，除去坐着的，通道上只稀稀啦啦站着七八位，没遮没挡的，什

么都会暴露在售票员的眼皮底下——这可悬乎了。

心里一阵发紧，陈亮赶忙往前挪了几步，贴到几个人身后。他踩了一个人的脚，很想对那人笑笑，说声“对不起”，可是，脸皮子不知为什么变得又僵又硬，生是笑不动。

他发觉好象谁都在看他，谁的眼睛里都藏着问号。他不敢跟任何人对眼神儿，只能一边假装看车窗外的什么，一边偷偷地用眼角东陵西觑地扫视周围人的神色。

汽车拐了个大弯儿。右边是哪儿？哦，天坛……猛地，陈亮一哆嗦，心，撞到嗓子眼儿上了。

公园大门的琉璃瓦上，倏然间闪出一双吓人的眼睛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

那是售票员的两只眼睛。唏，好怪呀，这售票员不舒舒服服坐在她的椅子上呆着，干么往我这边儿甩眼睛？莫非她闻出什么腥味儿了？

象两股电波袭来，陈亮觉得浑身的不自在，乘售票员在报站名儿，他侧过身子挤进一条人缝，绕过一个人的肩膀，悄悄贴到一位胖女人身后。